

组诗五首

●卫运河上的月光
赵树新

很多年，我离开故乡
故乡，却时时刻刻
挂在了我的心上
我最爱卫运河上的月光
她是我心中最美的新娘
那是游子常常思念的新娘啊
——波光粼粼
是新娘温馨的目光
飘若丝带
是新娘思念的情商
河里的游鱼，是新娘的情郎
我就是卫运河里的鱼儿呀
永远也游不出故乡的河床

●虚构
刘刚

允许我给现在的西岗头
虚构一段情节
就放进春天里吧
虚构满坡的桃花，灼灼生香
几声鸡啼狗吠
一缕月光，拉长蹦蹦的脚步
云影覆盖的土路
连接着坡下的三间青瓦
一合小院，数尺泥墙
最后虚构一对主人公
沐着月色，谈着恋爱

●拉萨夜雨
荣儿

抵达拉萨
一滴雨从星星的罅隙里落下来
每一朵草每一棵草
都有自己的声音
震颤中，是那么弱小
又是那么强大
它们毫无顾忌地
在自己的世界里绽放最美的生命
鱼群有鱼群的水域
圣城有圣城的风景
一滴雨，淋湿了拉萨的夜空
神圣的布达拉宫
暗恋着的游客数也数不清

一直以为这一生
内心并不关注远方
可六年前
当西藏自驾游的车子
缓缓启动的瞬间
从风生水起的琐事里
偷了整整一个月的暑假
与拉萨偶遇

对于古城拉萨
那么多人心怀敬仰之情
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
一起融入人流

●雁阵
刘怀彬

写下雁阵，秋天已深
一枚枯黄的树叶，落在肩头
回忆里，家乡该下雪了吧

一生中还有几个牵挂的人
一腔滑动的乡音
慰藉了渐渐模糊的湖面
天暗了下来，秋风仍在奔跑

雁阵缓缓地飞过
翅膀擦亮了额头的一声长鸣

心怀故乡的人
会在落叶归根的时节
点燃一场虚构的大雪

●宁静
妮子

它恬淡地翻阅书本
书本也聚精会神对望着它
一缕阳光轻轻走来
捏着裙角
包裹着它们
把它们倒扣在透明的酒杯里
一团宁静
醉了进来的另一只猫咪



早晨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我在树荫下浇水。水管里的水汩汩地冒出来，滋滋地流进那一亩香豆田里。太阳在墙外白杨树那边，初夏的白杨树叶已渐稠渐密，只在园中洒下斑驳的几星光芒。

园子里有几棵高大茂盛的梨树，油亮翠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荡漾。侧耳细听，仿佛有一首蓬勃奔放的生命之歌在沙沙声中流泻出来。

那圆圆的、青青的豆子般大小的小梨在枝叶中悄悄生长，有的小梨还顶着已干枯的褐黄的花瓣。那一畦韭菜是墨绿色的，割去了头茬儿，四五寸长的新韭已长起。杜甫的“夜雨剪春韭”写得清新极了！那些韭叶虽然纤细，却绿得那么朴实。还有那萝卜、小白菜、莴苣，在肥沃的园子里长得那样茁壮青翠！瞧，这沟沿上还有一亩南瓜，两瓣子叶圆硕可爱！“咕咕——”凌空一声鸣叫，把我惊得抬起了头，一只头顶翎扇的鸟已落在了院墙上。它有很长很尖的喙，身上的羽毛黑黄白相间，十分美丽。“咕咕——”它点一下头叫一声。这时候，远处也传来了咕咕的叫声。这我家院墙上的鸟更加急促地叫起来，“咕咕——吱！”它们一唱一和，虽然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，可我能感受到这叫声中的欢快！

头顶翎扇的鸟飞走了，去找那一只鸟。院墙上只有明净蓝色的天空，轻纱般悠闲的云片静泊着，院子里又恢复了先前的静谧。梨树叶叶细细密密，嫩黄晶亮，那闪烁的点点光芒迷着我的眼睛。香豆田已浇满了水，阳光透泻到豆田的水中，粼粼波动。初夏的早晨，是一个清凉的、

明亮的、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世界。

●二

雨后天晴，潮湿的土地，青翠的庄稼，油亮的树叶，葱茏的野草，还有这新鲜的空气。远看，碧蓝的天空，没有一丝云彩，干净澄清，有一块向日葵地开放出大朵大朵金黄色的花，雀鸟在浓绿的树荫中鸣叫。

土豆秧长得多么茂盛啊，开着白色的紫色的花朵。女人们戴着花头巾，提着化肥，猫着腰走在土豆垄沟里，一把一把撒化肥。她们咯咯地笑，大声说着话。

我来割草，割了一捆又一捆。羊儿在圈里，啃着干草咩咩地叫。干活累了，坐在树荫下，身旁是大棵大棵茂盛的宽叶独行菜，在我肩头开放出密密麻麻雪一样的小花。还有一株苜蓿夹杂其中，绿色的柔嫩的小叶片，一朵朵紫色的小花散发出脉脉清香。一回头，粉红色的红柳已在恣意盛开，映着那碧蓝的天！

身旁还有一株粗壮的杨树，叶片肥大而油绿。树下是一片暗绿的清凉的阴影，脚下杂草丛生。有一棵盐生草，硕大如磨盘，灰绿的叶子，它在这里尽其本能地生长着。

●三

这沟沿上的草，毫无顾忌地生长，冰草翠绿而稠密的细长叶子覆盖了水沟，染绿了流水。还不够，又摇摇摆摆地蹿出了纤细花穗！甘草笨拙的叶子也是那么茂盛。这让我怎么告诉你，这片野外荒滩曾经的

石头之心、山水之境与漫漶的
——王琪诗集《南山下》读后记

王彦明

乡愁

时的爱情”。这种自我的质疑，在我看来却是一种确认，得与失、有用与无用、世俗与梦境……这一切都不过是伤痕赐予的孤独与困顿。

在后记中，王琪说：“在无用之外，我却意外地捕获和搜求到那些有用之物，即就是说，我愿意用一些干净而明亮的文字擦拭眼睛和内心，把苍白而肤浅的句子作为点缀，伴我日复一日地虚度这无尽的光阴。”他依然谦卑地面对世界，但丰盈的内心依然是超出世俗的根本。无论“风”吹向哪一个方向，坚韧的写作者总是可以辨认属于自己的方向。

王琪一直沉实、稳定和步步为营地经营自己的写作事业，他并未因为外部的风云际会而轻易转换自己的写作方式。《石头有它自己的远方》就是一种自我的肯定。“沿着”这个词有很强的秩序感，尽管在处理内部空间时，王琪将范围和情感不断扩大，仿佛是从故乡出发，直抵远方，但是所写内容，都在他的可控范围内；而第二节明显是他个人的生命映像，这是一种内与外的对峙，是对自己内心的召唤；而最后一节，“所有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石头/有它自己想要的的生活，和她自己想抵达的远方——”王琪几乎很少直接表明其“志”，更多时候，是小心翼翼地躲在“象”之后，而这里的表达则可以看出的渴望和内心的“执”。这个“执”则从习惯、行为，延伸到写作内部。

二

“山水”是我们的文学传统，它从来就是一个生态系统，包含了自然、物候以及人的精神等。如果用出世的眼光审视王琪的写作，却不免失眠，只是我知道从自然之中而来的诗人，面对由于漂泊流转而形成的内心挣扎，是生存境遇和个人精神追求共同塑成的。现代文明和传统精神之间，始终有一层间隔，使得处于过渡位置的人陷入迷茫，进而只能在旧秩序中获得慰藉。

当然这里还蕴含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，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“执”的精神。融合是时代的动态，而回归或者退守会被视

为落后。现代的写作确实打开了空间和局面，却往往呈现出驳杂和混乱，到底是激流勇进，还是泥沙俱下？而作为根本的传统，应该在这场巨变中，体现更多的价值，也该起到把控全局的作用。

如果将王琪诗歌中的位置标注在一张地图上，是否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精神气韵？如果将这些位置至于更为广阔的空间，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审美眼光。就我所知，王琪行走的空间，远不是所写这么有限，他在寻求环境、自我和文化之间的融合点；具体说来，他在试图探索一条新的西部写作之路。杜甫草堂、终南山、夔河、孤岛镇、十里铺、桑树坪、勾蓝村、上甘棠村、固原……任何地点都可以生出诗意，但不是每一个地点都可以归属到自己的诗歌范围。

诗人生长于斯，尽管因生活转徙不断，但大致的文化精神却成为清晰的线索，延展于生活之上、境遇之中。他从山水之中寻找自己，也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然之光。多数时候，他喜欢那些平静、柔软、幸福和悲悯的部分，即便是书写内心的哀伤与悲痛，山水自然也是一种抒情的象征手段。在这个层面，王琪极其挑剔，他剔除了很多世俗的部分，将山水架在半空之中，成了“独我”之境。本质上，这就是厌倦之外的美好。

面对杜甫草堂，他说：“我多想把半生的苦楚，像他一样/统统咽进肚子，仍一言不发。”这是理解杜甫，苦而沉默、和我们的理解就有差异。过终南山，他说：“向罩上山头的霞光致敬/向这里的石头、草莽和隐士致敬/就是向终南致敬/他们假如从不屈从内心的召唤/过终南，就是向大自然进行倾诉/向徘徊在悬崖深处不朽的尸骨和灵魂忏悔。”此处登山，不为征服，而为表达敬意，是对自我倔强精神的怀想。

三

“乡愁”是诗最重要的母题之一，因为它具有宽绰的领域。除去对故乡的深情怀想，生死、时间、草木和精神皈依都可以视为深层的乡愁。乡愁摇撼的是灵魂的惊悸，对自我的确认与捕捉，是对今昔反复观照，是对人生本源的叩问。从华阴罗敷离开，到西安求学，及至在西安工作、生根发芽……在相

似的文化语境里，王琪仍然有诸多不感，同时也对生命有了更为深切的领悟。而离乡到返乡，这个过程是不是又会形成他者的视角？

我们对故乡的怀想，实际就是对自我审视。他笔下的秦东、罗敷、小镇、渭河、故居以及父母等，都在世事变迁中，给予他复杂的感受。那里不仅仅是怀想与慰藉，还有模糊与陌生、疼痛与理解，“漂浮不定的隐晦事物，总以为会消失在远方”（《春日，罗敷镇》）。这种含混之中是内在的不确定，“隐晦事物”是少年往事，不散的深情？他还说，“这个春日，比我想象的更为失落”“没有春天的罗敷小镇，空旷得有点不真实”，他强调的“空”，就是故土的现状，也是自己精神的失落。尽管“战栗”，他却未曾回到想象中的故乡。这是当今之人共同的“乡愁”。

故乡有许多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底色。“早年亡故的乡里人/在狂野里来回移动，形似一个黑斑”（《宿命》），有的人往往接受命运的垂直压迫，甚至缩小为一个卑微的斑点。谈可有可无，都算是轻巧的，甚至还有一定的暗淡之意。如果换一个思维，“黑斑”在骨子里不是一种执拗的存在吗？这是王琪对乡人和自我的想象和认识。他的写作就是那样认真地推进着，即便被忽视，也是自我的存在。

我几乎不忍心读王琪写给父亲的诗，因为他的善良与深情，让我深深惭愧。在某种意义上，“父亲”也是乡愁，是我们的源头和模范，“父亲在我的诗里已十年有余/他走上云端，兴许不是星空最亮的那一颗/却一定在故乡偏西的旷野之上”（《十年后，再致父亲》）。无论是对父亲的怀想，还是对父亲人生和归宿的定位，都呈现出了他的真诚与深情。而诗的最后一节他却有意回避潮人，并且将自己的生存状态呈告父亲，进而领受了自己的责任和命运：“他咽不下的悲和苦/我将来用我有限的后半生，默默承受”。

默在再看“南山下”这个名字，我们忽然醒悟王琪是在传达他的创作精神和灵魂旨归，那些曾经漫漶的精神之水，都会汇聚成一条清澈、朴素和安静的河流，固然人生难免会有些激流和碰撞，找到依靠，就可以缓流奔赴大海。“南山下”不用采菊，因为王琪是在人世之后，观照那些自然和人文山水的，他的深情使得他的目光，逡巡于自己热爱的部分。

名家金句

王静安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古今之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。‘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’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’。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’。此第三境也。”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。第二境写的是勤奋。第三境写的是成功。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。我不敢说，这是他的疏漏，因为写的角度不同。但是，我认为，补上天资与机遇，似更为全面。我希望，大家都能拿出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的精神来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，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。

——姜季林

